

在你选修的两部文学作品中，作者通过哪些语言艺术风格和技巧来营造或烘托出某个时代或环境的特殊氛围?——《第一炉香》《倾城之恋》与舒婷诗歌

在不同的时间节点上，由于意识形态的变迁，社会中有着独属于该时间段的特殊氛围。处于社会变革时期的女性作家张爱玲和舒婷，都通过语言艺术风格的不同，与不同的意象选择来烘托出变革时代的特殊氛围。接下来，我将结合张爱玲的小说《第一炉香》与《倾城之恋》和舒婷的诗歌来简要分析。

张爱玲和舒婷都用别具特色的语言风格，来反应出时代变革中的悲或喜。

张爱玲的作品以荒凉虚无的语言风格来展现了动乱年代动荡缥缈的，悲苦凄凉的时代环境。《第一炉香》的语言风格荒凉的、苍白的，甚至是虚无的。如小说中描写葛薇龙婚后来到了香港湾仔市场——“她在人堆中挤着，有一种奇异的感觉，头上是紫悠悠的蓝天，天尽头是紫悠悠的冬天的海……无边的荒凉，无边的恐怖。”再如张爱玲形容太阳偏西后的山坡，“大红大紫，金丝交错”，像雪茄上商标的颜色。再有：“整个山洼子像一只大锅，那月亮便是一团蓝阴阴的火，缓缓地煮着它，锅里的水沸了，骨嘟骨嘟的响。”更有甚者，说“整个世界像一个蛀空了的牙齿，麻木木的，倒也不觉得什么，只是风来的时候，隐隐的有一点酸痛。”在语言上，张爱玲大量使用“无边”“荒凉”“恐怖”“阴阴”“麻木”等语言，以叠词的形式和诡异的颜色描写呈现出荒凉苍白的生活状态。张爱玲早期的小说大多写在上海沦陷的20世纪40年代，这种荒芜、苍凉的语言风格，正好和战时中国的悲苦环境相照应，体现了大动荡时代的阴森恐怖的氛围。

舒婷的作品则以积极温柔语言艺术风格来呈现积极昂扬的时代氛围。舒婷的诗歌兴盛于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当时的“文革”浩劫梦魇的结束、思想大解放、艺术民主的提出为新时期文学创作提供了宽松的政治环境。文学快速的发展变化，出现了一派繁荣现象。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男女同工同酬的社会制度的完善让女性有了独立的地位社会。历史和思想文化的开放给女性写作也提供了很多的话语空间。在积极宽松，文艺复苏的历史与文化背景下，舒婷的诗歌风格大多积极开阔，乐观温柔，饱含着对他人已经对家国的“爱”。如“如果你是火 /我愿是碳。”“如果你是树 /我就是土壤。”

“只要夜里有风/风改变思绪的方向/只要你那只圆号突然沉寂/要求着和声/我就会回来/在你肩膀平静地说/兄弟 我在这儿”均展现出大方积极、温柔向上的态度。又如“我是你十亿分之一/是你九百六十万平方的总和;/你以伤痕累累的乳房/喂养了/迷惘的我、深思的我、沸腾的我;/那就从我的血肉之躯上/去取得/你的富饶、你的荣光、你的自由;/——祖国呵/我亲爱的祖国!”(《祖国呵我亲爱的祖国》)直接抒发了作者对家国的爱,展现出昂扬向上的风格。在舒婷的诗作中,即使是那些以批判和控诉为基调的诗章,也暗自涌动着温柔的暖流。如《风暴过去之后——纪念“渤海二号”钻井船遇难的七十二名同志》一诗中,诗人在悲愤之余呼吁道:“我希望 汽笛召唤我时/妈妈不必为我牵挂忧虑/我希望 我受到的待遇/不要使孩子的心灵畸曲/我希望 我活着并且劳动/为了别人也为了自己/我希望 若是我死了/再不会有人的良心为之颤栗/……”这些温暖积极的语言别具风格,与张爱玲的悲伤苍凉的底色语言风格全然不同,展现出了一个积极乐观,快速进步的时代环境。

在意象方面,《倾城之恋》与舒婷的诗歌都选择了符合当时历史与文化语境的意象,在意象的色调和意象意蕴来反应不同的时代特征。

《倾城之恋》的意象偏向阴冷与苍凉,体现时代变化,国土沦陷的沧桑之感。如“镜子”这一意象,在行文中蕴含有虚无飘渺,苍凉冷淡之意。如流苏尚在白公馆时,因家人的嘲讽而心灰意冷,扑到穿衣镜上打量自己。在发现自己的青春容貌还能用来做赌注时,流苏阴阴地、不怀好意地笑了。镜子中的流苏已经不再是仁懦的大家闺秀,她是一个在绝望中打起精神准备替自己挣一个未来的复仇者。虚无冷淡的镜子映射着属于那个历史和文化语境的动荡、博弈和算计。流苏第二次赴港,柳原在她的房间里吻她,把她推到镜子上:“这是他第一次吻她……从前他们有过许多机会……然而两方面都是精刮的人,算盘打得太细了,始终不肯冒失……流苏觉得她溜走了个圈子,倒在镜子上,背心紧紧抵着冰冷的镜子……”镜子的冰冷暗示着感情的不单纯性,为这段罗曼蒂克的拥吻渲染上了一层苍凉的色调。又如“胡琴”这一意象,“听着有一种奇异的惨伤,风急天高的调子,夹着嘶嘶的嘎声”。胡琴出现在文本的首尾,为全文奠定了苍凉的基调。除此之外,能体现衰亡的历史语境的还有一系列衰败的意象,如“子弹穿梭般来往。柳原与流苏跟着大家一同把背贴在大厅的墙上。那幽暗的背景便像古老的波

斯地毯，织出……爵爷、公主、才子、佳人。毯子被挂在竹竿上，迎着风扑打上面的灰尘……打得上面的人走投无路。”一系列阴冷、苍凉、衰败的意象正反映着动荡衰败的历史环境。

相比之下，舒婷的诗歌则大量使用暖色调的、积极开阔的意象，并以部分意象表达了对文革的反思和批判，体现对快速发展的新时代的希望和呼唤。如在诗歌《船》当中，“纵有辽远的疆域；咫尺之内；却丧失了最后的力量；隔着永恒的距离；他们怅然相望”，文中将人类的命运比喻成漂泊的船只，在文化大革命的混沌之中，人们命途多舛、颠沛流离，将仿佛无依无靠的船只；并且人与人之间就像船与船之间隔着广阔的水域，虽然彼此相望但相互漠然，失去了昔日的友好和谐，作者通过间接的手法呼吁人们重拾人性真善美，重建和谐友爱的温暖社会。这一意象的使用直接受到文化大革命这一历史和文化语境的影响。在新时代到来之后，社会生活出现的新的转机和新气象影响和决定了诗人的心态，因而诗人舒婷才那样兴奋地喊出“我是你簇新的理想”“我是你雪被下古莲的胚芽”“我是你挂着眼泪的笑窝/我是新刷出的雪白的起跑线/是绯红的黎明”这样如此激动人心的诗句。“胚芽”“起跑线”“绯红色”“黎明”等意象都充满了希望与对新的时代阶段的向往。舒婷的作品还大量地选用“花朵”“树”“星月”“船”“帆”等这些带有暖色调的意象。这些积极明媚的意象正是高压的历史结束，思想解放、文艺复苏的时代环境的映衬。

莎士比亚能展现文艺复兴的昂扬，盛唐气象可反映富庶统一的大唐。不同时代作家的语言风格和意象的选择，可以展现不同时代的特殊氛围。张爱玲的作品与舒婷的诗歌都体现出了这种历史与文化的映衬。我们在阅读和分析文学作品时，往往可以经由此窥见精彩的时代篇章。